

昌黎先生集

冊七

卷之三

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爲漢將灌嬰敗於垓下走梁歸彭越高祖卽位懼誅

齊人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悉與其徒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赦

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乘傳詔洛陽至戶鄉廡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頑

葬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

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剄從之其餘客

谷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

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太史無

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

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

息於區區之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

終不姓裴度亦謂夫苟如橫之好士

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不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諸本或年

作十九年月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山安得如東都也十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

如京也方从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
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
故皆是方氏亦以京爲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
爲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
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
言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爲東京則可直謂
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
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
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感橫
義高能得士心字下或有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
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
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
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
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者天或作寶昔闕里之多士
孔聖亦云其遑遑字杭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非閣杭作皆非是

跔陳辭而薦酒魂髮鬢而來享

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入用多作上聲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

史立傳於藝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當袁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往字袁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袁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閩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袁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

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有可取云尚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預或疑與讀爲預而之下當有俱字）當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衰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親加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貢士與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內州等詹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鄜公鑄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下或有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云當并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凝
凝然○音逆疑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志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字而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朋雖詹
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翹既爲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說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
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

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

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
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
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一齊

高作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
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

生知死今以慰孝誠嗚呼哀哉今是亦難忘

哉下或無今字

題哀辭後

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

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

友上或有之字

哀

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

君喜古文

或無書字下君字一作伉

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

或無志字

凡愈

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

哀一作痛

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

文耳

其志上或有之志字

雖然

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

進知於歐

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

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卽不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

書郎又三年居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

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

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蒼或無字居或作爲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閒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自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曠曠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

此句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

烏虧遠矣何日而忘

烏虧或作鳴呼

祭穆員外文

爲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

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

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

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

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

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

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憇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

或作歸

避盜來攻

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

如或作無眷或作睠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

畯或作俊

我鈍而頑道既

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

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

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

爲東都留守亞辟員外郎時亦爲亞所辟檢

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

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
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二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
其私閔或作憫或作關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
于囚絹於洛北運適近郊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貞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
并經一作孰云孝子而殯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或失

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

筆之雙貿投義魚之短韻也其所謂獲紙

分皆具此文筆墨闇錄

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

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古

將仕郎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縣皆合古

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覩

於而言莫交而情無由

莫或作若或作也

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賣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

作荒退或

窮遐或作遐
荒徒或作圖
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

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

直右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

卽公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投義

魚之短韻

卽公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云莫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

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豫江陵待命於

郴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酌

以一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

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

啾或作湫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

窮或作窪輶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

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

縞紵以託心

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縞紵以託心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

示茲誠之不謬

授或援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年

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

承或於一作成

見明旌之低昂

明諸本作銘此從閣弓鄭注云神明之旌

尙遲疑

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

政不撓志於讒構

撓或作饒或作構撓从手皆非是

遭脣舌之紛羅獨

陵晨而孤錐

陵一彼凌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

車或

作年○今按後漢書

馮衍妻書此作年非是

洞古往而高觀固

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

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

丙寅作景

寅避唐諱也

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

散墓志石

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士友國子助教薛君之

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

晁

嗚呼吾徒學而不見

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
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
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入年同進士時陸

費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誌其語詳見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

十三員外之靈

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一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殷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

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
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
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瘞避職妻子不
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
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作託嗣或作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
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

唱順宗卽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
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祭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貞元十九